

陳脩園先生醫書七十二種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余每覺越人入就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令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展慷慨志屈涕泣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過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若遊魂哀乎超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圖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足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勸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息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髮髯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程郊情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出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自學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上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責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恣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

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已凡勤求博學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已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已不復求之於人從已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煩史處湯藥者純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坎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狎在仲景之身已是一純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長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味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已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已之君親貧賤亦是已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已處求知不於已處求行則尋師俱在五論中無他查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畢竟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大候要此大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身鄉愿來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懋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闕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闕之先須讀着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又許為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按程師清名應純新女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以爲註疏夫免題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謬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証之純則仲景

凡例

一 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且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 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 咸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人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 宣聖云信而好古咸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熱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菴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枉過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令韶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視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者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頓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與泮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題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腑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步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已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匱搗成無已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釋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以存其真也

請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請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為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者反

因以晦甚矣者作之難也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論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
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
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遠難測即王太僕
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徹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
寒熱濕火燥為
本三陰三陽為
標本標本之中
見者為中氣中
氣如少陽厥陰
為表裡陽明太
陰為表裡太陽
少陰為表裡表
裡相通則彼此
互為中氣義出
六微旨大論

臟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
標本藏府為
本居裏十二
經為標居表
表裏相絡者
為中氣居中
所謂絡者乃
表裏互相維
絡如足太陽
膀胱經絡於
腎足少陰腎
經亦絡於膀
胱也餘倣此

傷寒論箋註

讀法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大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大陸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息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強弱為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頓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鞅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更軌可窮變六經者而表裏分陰陽劃去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暑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家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痞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遺情矣

鞭音破 此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蓄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

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榮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
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膜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
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
少陰為封藏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藏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發
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發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
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高豔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
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
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若不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
焦傷也即身寒之謂也

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
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注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
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
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
強凡凡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鞭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中頰則口苦咽
乾中脇則脇下痞鞭也此歧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
邪達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達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達府也此歧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通而復始一
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
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

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綱目也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令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為病其義可思矣况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蓋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下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二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問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所趨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倘得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湯中等方俱為直中文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逆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年來相沿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

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大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遞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感則從化余按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為熱化寒化令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泉寒物也酒釀以麴蘖又熱物也陽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熱性迅發則吐血面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化由病人之體而分也何謂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識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寒邪不相傳更為不經之說仲景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太陽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表裏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雖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

本段辨吳氏說與本註略異同然大體却不相符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跌陽少陰並舉有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過求法所謂揆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跌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揆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跌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衝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曰足太谿穴屬腎足跌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跌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跌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跌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跌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目錄

卷一

凡例 讀法 張仲景自序

辨太陽病脈證計四十一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計八十一節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計五十九節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計八十節 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今照古本兩節合為一節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計十節 辨太陰病脈證計八節 辨少陰病脈證計四十五節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計五十五節 辨霍亂病脈證計十一節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計七節 辨瘧濕喝脈證此

王叔和從金匱採入以補論中所未備後學者須當知所分別

按前人謂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柯氏非之余向亦服柯氏之灼見然二十年來誦讀之餘偶得悟

機必註其旁甲乙卯又總錄之分為二種一曰傷寒論讀一曰長沙心法高未付梓已已歲保陽供職之餘又

著傷寒論淺註一十二卷刪去傷寒序例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與等篇斷為叔和所增即瘧濕喝篇亦是叔和

從金匱移入何以知之即於前人所謂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數宋元

舊本與近本俱同無庸贅論而喻嘉言於各節後旁註計共幾法未免強不知以為知張憲公王皆三以各方後

以咀為末先後煮啜粥不啜粥飲暖水日幾服夜幾服等為法亦不過於人人俱略中點個眼目非於全論中明

其體用且三百九十七之數亦不相合余不敢阿其所好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說謂論中各自名篇而不言法其辨脈平脈系之以法而不知篇法止有二多則不成法矣而不知王叔和以脈法自許著有脈經行世其辨脈平脈原為叔和所增程郊倩後條辨一部有心與叔和為難而竟崇拜此二篇為不易之法是貶叔和者反為叔和之功臣叔和有知當亦啞然笑矣余攷仲師原論始於太陽篇至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止共計三百九十七節二張於陽明篇病人無表裏一節誤分為兩節今改正之何以不言節而言法蓋節中字字是法言法即可以該節也至於瘧濕喘證雖當與本論另看而義實相通叔和引金匱原文以附之不敢採入論中一方微示區別之意也其序例辨脈平脈諸篇開手處先絮立論之大端其可與不可諸篇總結處重申立論之法戒編次之體裁如是王安道謂其附入已意不明書其名而病之豈知其附入處用筆數辭不敢臨摹一式大有深意天下後世若能體會於文字之外者許讀此書否則益使千千萬萬門外漢諷我謗我藉權力而陷我窮途之哭總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向人說曾讀我書曾讀我所讀之書則幸甚叔和諒亦嵇阮一輩人歟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主人身最外一層之為病主身脈應之浮何謂經內經云太陽之脈連風府上頭項強痛何以謂之內經氣主之其病有因風而始者其甚者而總不惡寒蓋人周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有不因風而自惡寒者雖有微甚而難字惡寒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若病太陽之經則背惡寒此言太陽之為

病總提大綱

太陽脈浮頭項病若得病發熱風為陽邪其性汗出風干肌腠而外不固也惡惡風風性散之中而緩者此名為中風其名為中奈何蓋以風者善行而數變此論風中太陽之肌腠陽兩陽相從之為病重在發熱二字

太陽脈浮頭項病邪淺其入陽氣發者即時或已發熱其邪深其入陽或未發熱然已發未發雖曰不同而必惡寒若惡風者有時風始覺其寒也一在體痛通體之氣也一在嘔逆以寒邪內侵裏脈陰尺陽寸俱陰者以太

寒而加也此非太陽中風而名之曰傷寒第一層而受損傷也此論傷寒太陽之膚表受邪傳步受損陰

於中故也此非太陽中風而名之曰傷寒第一層而受損傷也此論傷寒太陽之膚表受邪傳步受損陰

兩陰相合之為病重在惡寒二字

人之言傷寒者動曰傳經其所以然之理難言也有正傳有邪傳有陰陽表裏之氣相傳者言之傷寒一日太陽之氣受之陰相表裏脈若

安靜而急者為止在太不傳於少也頗欲吐者即少陰欲吐若兼見足躁手少煩其脈數急而不靜者地病太陽之氣

為傳也傷寒如此又六經之傷寒二日當陽明三日當少陽主陽明反惡熱之外證不見少陽之口苦咽乾證

不見者為傳而病不與氣傳也傷寒如此中風可知矣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裏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且夫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即發者內經謂冬傷於太陽病但初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煩於中

寒春必病溫為使邪盛成熱邪自內出其證麻浮頭項強痛故亦謂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寒

區別為溫病治宜寒涼以解散其性以導之如麻舌甘石湯之類若無頭項強痛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

之指較者陽盛陰虛之人周身之經絡渾是熱氣布護治法只宜求之太陽發熱渴故依水小便不利者皆為濕主

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麻浮發熱渴故依水小便不利者皆為濕主

用辛溫以發汗若辛溫而益或不持汗發身不涼解而且發汗已身反灼熱者是溫病為風發熱名曰風溫風溫之

為病何其脈陰尺陽寸俱浮自汗出頭出少陰之危家腎主背熱在背故身重熱入陰而多眠睡鼻息必鼾腎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熱而壅 語言難出為喘熱而壅於心 若被誤下者 津液竭 小便不利 津液竭於上則 直視且眦 眦之除 胃氣將絕 於肺 危乎若更被火燒 或者現出起攻之象 微者皮發黃色 起水刺則攻心 如驚癇 熱極其皮黃 竟若火 失溲 危乎若更被火燒 或者現出起攻之象 微者皮發黃色 起水刺則攻心 如驚癇 熱極其皮黃 竟若火 重之下為一逆 被火為再逆 一逆尚可引日再逆 則促其命期 眼一切年熱之藥 皆能犯火之藥 醫者其可不慎 哉 此言太陽病中有溫病誤治即變為風溫也

太陽底面即是少陰 治太陽之病 即宜預顧少陰 二經經本寒熱不同 醫者必先了然於心 然後發藥 入病有發熱 如內經云 太陽之上寒 氣主之以寒為本 以熱為標也 又云 少陰之上君火 主之以熱為本 以寒為標也 病有發熱 惡寒者 發於太陽之標也 無熱惡寒者 發於少陰之標也 發於陽者 七日愈 發於陰者 六日愈 以陽數七 陰數六 故也 此一節 提陰陽寒熱標本之大綱 並按陰陽之數 以定病愈之期 言手足標本之異 手之太陽其標熱也 與 手少陰為表裏 發熱惡寒 發於手太陽之標陽也 足之太陽其本寒也 與足少陰為表裏 無熱惡寒 發於足少陰 之標陰也

何以謂發於陽者七日愈 太陽病頭痛 證至七以上 應奇而自愈者 以太陽之行 其本經已盡 七日故也 若愈未 請言其所以愈之故 如 太陽病頭項痛 證至七以上 應奇而自愈者 以太陽之行 其本經已盡 七日故也 若愈未 再經者 陽明受 針足陽明 足三里穴 使經不傳 則愈 亦可以此例而得其旨矣 此節承上文而言 病愈之期 又 提出行其經三字 謂自行其本經 與傳經不同 曲盡傷寒之變幻 六經皆有行有傳 舉太陽以為例

察陰陽之數 既可推其病愈之日 而六經之病 欲解亦可於其所旺時推測而知之 太陽病欲解之時 脈大從已至未上 者以巳午二時 日中而陽氣盛 太陽之 旺時而 此一節 承上文而言 病愈之時 以見天之六淫 能傷人之正氣 而天之十二時 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邪解後 未全暢快 曰病未愈 曰少愈者 可以風家 數邪氣從 而解 然雖而餘 不了了 淨者 快過五日 五日為一候 不了了 三字 該之風陽邪也 如太陽中 數邪氣從 而解 然雖而餘 不了了 淨者 快過五日 五日為一候 不了了 十二日 精神愈 推之 莫為陰邪 如發於陰之病 六日 陰得 揚數 而解 此辨而 不了了 此 一節 承上文而言 既愈之後 而定以全愈之期也

醫家辨證 開口一言 太陽病 日即在少陰 須知太陽標熱 而本寒 少陰標寒 而本熱 太陽之標 即少陰之本 病人身 少陰之本 即太陽之標 上章以發熱無熱 言猶未暢明 其義 茲請再申之 為辨太陽之證者 辨到太陽之根 病人身 大熱 為太陽之標 反欲得近衣者 為少陰之標 熱在太陽 所 皮膚寒 在少陰 所 骨髓也 身大寒 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近衣者 為少陰之本 寒在太陽 所 皮膚熱 在少陰 所 骨髓也 身之寒熱 不足 憑必以骨髓之寒熱為主 此一章承 前章陰陽寒熱標本之旨 深一層立論 上章言其所惡 此章言其所欲 皆探其病情 程邪情 云陰陽順逆之理

在天地微之於氣者在人身即協之於情情則無假合之前三章彼為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
救治之法須辨脈證太陽中風風為陽邪而中陽寸浮而陰尺弱陽浮者風勢迅發不執自發陰弱者津液竭泄不
汗自出而傷暑欲開之惡寒漸浙狀而惡風翕翕難開難合發熱陽邪上鼻鳴陽邪工乾嘔者中風脈證桂枝湯
主之 此一節言風中太陽之肌腠立方以救治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枣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

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微似有汗者蓋佳不
可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
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
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桂枝湯調陰陽和榮衛為太陽中風之主方

而其功用不止此也凡中風傷寒雜病審陰太陽為病醫者必於頭痛發熱等公同證汗出一證為大主腦肝出則毛竅空虛亦因而惡風者

桂枝湯主之

審其汗出斷用之無有不當矣

此一節承上節而推廣桂枝湯之用

雖然病在太陽之肌腠桂枝湯試為切當若太陽經輸之病專用桂枝湯太陽病項背不舒強如短利之鳥破飛

原方恐未能終線入和內經云邪入於輸腰脊乃強蓋太陽之經輸在背而不得飛其狀八
是邪入太陽之經輸也夫邪之中入始於皮毛次及肌反汗出而惡風視桂枝證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
八路次及於肌膚者邪入經輸則經輸實而皮毛虛故
內而透出於肌膚者邪入經輸則經輸實而皮毛虛故
外者不能投效必以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經輸之證亦承上篇推廣桂枝湯之用而不泥其方

桂枝加葛根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枣十二枚

葛根四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

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須啜粥餘加桂枝將息及禁忌法

桂枝湯為肌腠之主方邪在肌腠既可於汗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
出等正而看出亦可於誤治後反而動出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
之腠可與桂枝湯方用前葛根湯溫法從肌腠外若不上衝者邪已內陷不可與之此一節承上節以起下

文五節之意 張令詔曰經云太陽根於至陰是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於胸膈由胸膈而出於肌腠由肌腠而

易寒論卷之主

達於皮毛外行於三陽內行於三陰氣從此而出入邪亦從此而出入師所謂其氣者指此而言也讀者知正氣之出入如此則邪氣之出入亦如此則於此道知過半矣所以傷寒言邪即言正而言正即可以識邪 按諸熱此註方知論中經氣傳行及一日二日三日五六日等皆是眼目

然而不可與此太陽病三日已為盡發汗則肌表之邪若吐則中邪若下則腸胃之邪若溫針則經脈之邪仍不解者此者又不可與此太陽病三日已為盡發汗則肌表之邪若吐則中邪若下則腸胃之邪若溫針則經脈之邪仍不解者此為醫治壞病肌表故桂枝湯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犯何逆或隨吐下溫針之逆分各證而治之可也 此一節承上

節言病不關於肌腠者桂枝湯用之而不當

且更有必不可與者桂枝湯本為解肌與麻黃湯為膚表之劑迥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不得不重為叮囑 桂枝湯 本為解肌與麻黃湯為膚表之劑迥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也若其人脈浮發熱汗不出者明邪在表不可與也 其矣哉桂枝湯為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一節承上節

分別桂枝本為解肌大殊發表之劑重為叮囑

桂枝本為解肌以汗自出若酒客病也 濕熱盛於內其無病時熱氣重甚固多汗出及其病不可與桂枝湯若誤得此為湯然亦有不可固執者 也 肺經汗出可知矣然其病却在肌腠之內故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湯甘能壅滯且則為嘔蓋以酒客喜苦不喜甘故也 推之不必酒客凡素患濕熱之病者皆可作酒客觀也

句言濕熱之自汗不為肌腠之病又當分別

桂枝本為解肌若喘則為邪拒於表表氣不通而作宜麻黃而不宜桂枝 喘雖愈而作當係桂枝證 桂枝湯宜矣然有此桂枝證其惟喘之一證不同當知是平日素有喘之人名曰喘家 喘雖愈而作當係桂枝證 桂枝湯宜加厚朴從脾而杏子利其氣佳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句言喘不盡由於肌腠之病不可專用桂枝湯得湯則嘔凡當服桂枝湯而嘔且不吐者以其人內有濕熱又以桂枝湯之辛熱以助其 其後必吐膿血也 此一請中其義凡當服桂枝湯而嘔且不吐者以其人內有濕熱又以桂枝湯之辛熱以助其 其後必吐膿血也 此一

節申明前二節得湯則嘔之義序例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此也

太陽病固當汗之若不發汗遂瀉不止 瀉云如水流瀉 其人惡風 猶然不去汗 瀉於小便秘難四肢為諸陽之本不者微急且難以屈伸者 此因大汗以亡陽因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固陽即所得陽氣以養之 節承上數章言太陽證之變動不居桂枝湯之泛應不窮也張令詔云自此以下八節論太陽之氣可出可入可

內可外行於陽內行於陰出而皮膚入而肌腠經絡無非太陽之所操縱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即桂枝湯原方加附子一枚炮